

惜
抱
軒
筆
記

惜抱軒筆記三

經部三

春秋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 水經注云京相璠曰公羊傳作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以此推之所云微子去之者正是去居於此耳其宋地似武庚未畔時尙屬武庚武庚滅乃以封微子故樂記云報殷之後於宋正謂武庚耳當武庚滅成王封微子爲宋公之時固以安殷遺民之心然殷之大家大率遷於洛又以六族七族分之魯衛微子故

國不以與宋而與魯聖人慮經盛衰假令微子後人更有畔心周與魯衛三面包宋於中固足以制之矣至微子既爲宋公然周止稱爲微子不曰宋公知微子之心非樂爲宋公者也死不葬宋地越境而葬微殆以受微於先王歸首於所封之土其微子遺命乎

左傳

左傳葵邱之會齊桓自稱小白余此余字是語辭非我字義說文余語之舒也正得此余字之解

七穆 鄭穆公子見經傳者可二十人靈公夷襄公堅

公子歸生公子尤

成十四年

公子去疾

子良

公子宋

子公

公子曼滿公子魚臣公子偃

游

公子班

子如

公子喜

子罕公

子騂

子駟

子印士子

孔子豐子然子羽

五人不知其名

公子鱣公

子發

子國

公子嘉

子襄

二十二年杜注七穆

云良氏游氏罕

氏國氏

豐氏

乃云穆公十一子意有名字各出當併爲一人者

耶然亦不止十一也穆族同字者兩子孔兄弟也有夫

疾子良又有士子孔子子良有子羽又有行人子羽公

孫揮伯叔與兄弟子也有偃子游又有駟帶之子偃子

游兄弟之曾孫也名字悉同若印段子石則其行輩不

可考然皆穆族以是知論語於子羽必加行人字者以

別於公子子羽耳當時穆公子既多蓋有賜族者有不

賜族者子羽之父蓋未賜族者故傳但稱公孫揮也

恥爲禽焉

左傳昭四年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村

注言其舊爲闔廬之臣非也沈尹戌必無適吳臣於闔廬之事蓋臣者臣僕之意卑視之也猶王彥章謂亞次門雖見之意故恥爲禽

其工氏

郊子言其二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然

則其工亦更姓改物之天子非諸侯也太子晉言虞於耽樂淫失其身者蓋其工末世之君猶夏商之桀紂矣古者王伯皆君長之稱耳無天子諸侯之別禮記其工氏之勛九州卽是王天下之異稱也太子晉言黎苗之

王卽公侯君一國之異稱也漢書載劉歆三統歷謂其
工任智刑以強故伯而不王吾謂其說非是杜元凱謂
其以諸侯伯有九州此承劉氏之失也

徵褰與襦

注云褰袴也蓋袴與襦對卽是裳也其異

於裳者分袂在面不同裳之分在兩旁耳以其分袂可
褰揭故又名之褰也漢書昌邑王傳衣短衣大袴

袴卽袴字

惠文冠朱博傳官屬多褰衣大襦師古曰此大袴也又
敘傳綺縠紈袴之間此皆以襦袴相對並卽是裳之面
分袂者說文袴脰衣也古自股以上可通名曰脰故有
脰衣之名六朝時人猶上衣下裳而武人乘騎於下裳

不便則另以帛縛之謂之袴褶江表傳言呂範釋講看
袴褶此如今戰裙矣隋煬帝大業六年以臣下從巡游
禮服爲不便又以袴褶不宜見君乃去袴褶而衣袍無
上衣下裳之制此是古今一大變革自是衣不分上下
而世遂疑禪爲袴不知袴之卽褰而非禪也禪褌是一
物袴褌褌是一物

公羊傳

孫以王父字爲氏 考之於傳似不必盡然如子產已
稱國氏子國子也豈待孫乎吾疑無駭卽字展非其祖
字展也羽父明爲請諡與族隱公依以字爲諡之法賜

諡曰展父而族曰展氏傳義自明前儒不達字諡之法故說之窒滯耳

論語

小大由之 集注以小大由之屬上句讀此從程子說也程門楊謝諸公及後李延平皆屬下有所不行爲一句以文義論似屬下爲是屬上則全是贅語或問朱子有辨然甬不致以爲是蓋此小大由之卽是以和用禮之人原不至於大放肆但未免少偏於和故小大之中於禮偶有所惑卽有所不行若本是一味於和放廢禮法則事事不行豈得云有所不行乎

周禮孝德以知逆惡蓋至孝之人視其於父母少有未盡之處卽是逆惡故孔子以能養不敬者比至犬馬此卽逆惡也近世說論語者以朱子集註爲非謂不應喻及犬馬不知此卽以不敬之養爲尙可苟安非所謂孝德以知逆惡者矣

先生 先生本是父兄之稱後生本是弟子之稱以師長猶父兄也故亦謂之先生而後生亦以是稱凡受學者固不必親子弟也然立名之始則原以一家人而分之故論語先生饌及儀禮兄弟後生舉觶乃正是其本義近世所有之韓詩外傳賈生新書乃有以先醒釋先

生之義大爲鄙陋且說文有醒無醒乃後世之字卽此一端足明此兩書皆爲後人僞作之本也世乃有信其說者亦可嘆矣如晚生字晉人以稱家之幼小見晉書元帝紀又王大令帖二女晚生皆佳後世乃以爲通用之卑稱其理亦正如此耳禮記道先生於道先生與之言則對此先生皆當通父兄師長言之正義固已誤以師長爲主矣

可也簡 余往作雍也章義以可也簡可字亦屬使南面此從上蔡說也或問不從上蔡之說亦是朱子未定之論語類一處云可字連屬上節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出說苑十九卷今

家語
莫之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從政是專執國政之
稱左傳言荀林父晉之從政者新及子產從政一年是
也季康子之時仲由三子已見用但未嘗使如孔子於
季桓子之時之從政耳使康子而用孔子其爲東周矣
此既非所能使委任三子使當國重任故猶足以治魯
也是以孔子亟勸之金正希作此題義云從事其閒贊
未識焉耳不知三子此時久已從事其閒康子習知其
勝在不待問矣從政非贊未議之謂也今之從政者何
如及論語末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亦當依此解

澹臺滅明 史記澹臺滅明狀貌甚惡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幾不知其爲賢也而家語乃言其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爲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索隱以其異爲疑吾謂今家語僞耳史記所采或卽孔氏真家語也劉原父以有婦人焉爲邑姜嫌以爲太姒則武王不可曰予有亂臣也竊按釋文作予有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非按陸德明所云有臣字非者卽原父意耳然卽依今論語作亂臣而婦人作太姒亦無病蓋武王所云予知云我國家非指已身也惟武王所言乃文王時事故孔子言三分有二亦言文王也

鄭康成謂惟裳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
齊倍要朱子集註用康成說而略加字云其餘若深衣
蓋深衣乃以上衣下裳縫合爲一其殺削何待言古蓋
有非朝祭禮服而燕服亦分衣裳爲二者如黃衣狐裘
之類此不得卽謂之深衣但削幅若深衣耳

羔裘元冠不以弔 按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如
孔穎達說此但指主人小斂之後若主人小斂之前當
以朝服往則正是羔裘元冠矣其說非是禮記但載子
游謁裘以弔事謁裘豈卽朝服哉檀弓承上始死羔裘
元冠者易之則將弔人亦必易去羔裘元冠雖主人未

小級必不以羔裘元冠往也至所易則古人常居布冠止是白布漢魏六朝人巾幘猶白情唐後乃不然又古人弁以葬則弔者或弁或白布冠皆可其衣或素衣或深衣其裘或麕鹿或狐貉無不可所弔若是朋友自當疑衰其但爲所知死而不必疑衰但不以羔裘元冠弔耳

說文拱拳皆居竦切拱斂手也拳攤也子路拱之當是欲攤持之拱乃假借字

閔子 閔子衣蘆花事見或問所載吳氏引韓詩外傳語檢今韓詩外傳此語不可見宋時蓋猶有外傳真本

今坊刻乃抄集之書僞爲之耳語類載建安吳才老作
論語十說及論語考異又有論語解然則此吳氏必才
老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按桓魋奔衛在哀
十四年左傳傳因敘司馬牛奔齊又奔吳終至魯而死
於魯其年不可知此章是桓司馬旣亡牛出奔至魯之
語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此亦是夫子旣喪追述昔聞語
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欲其不以奔亡濱死爲戚戚也
故其下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若見有兄存而告以
四海皆兄弟則無差等矣記者因上章不憂不懼類記

之耳固非一時事也

子路仕衛 朱子謂孔子雖有正名之說告子路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不仕孔悝此事不可曉竊考孔子在衛與子路論爲政時其時孔氏乃悝之父文子蓋子路尙未仕於孔氏故得從子反魯仕於季氏及以不肯要言於小邾叛臣始於季氏不合而去檀弓子路去魯章正此時事意至於衛爲孔悝所招而入其家此孔子所未及料無由豫告以事悝之不可也若在衛時居其國不非其君大夫但言正名義亦分明惜子路迂之終不悟耳其情事曲折意是如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一章 如子夏所自解則子
游之所譏爲過矣然愚意以謂其論有未盡蓋儒家所
謂本末自有不同若以性與天道爲本文章爲末其爲
本末者義甚深則所謂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能
之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若以人立身大節大行爲本
而威儀言語小節爲末其爲本末者義稍淺此非不可
以語於小子者也度子游之旨非必以聖人所罕言者
責子夏以教門人小子但嫌其專講小節而開啓大義
處少耳子夏遽以有始有卒惟聖人爲辨恐未足服子
游之心而集注所云誠意正心之事則無者亦稍失子

游之意矣

朱子以明道伊川二程子之學如一人故於集注內但稱程子更不分別有連引二人之說者但以又曰隔之正以爲如一人也至朝聞道章賢哉回也章飯疏食章子在川上曰章子路曾皙章皆引伊川在前明道語在後亦止用又曰字又有銘合兩人語爲一者如中庸首子程子曰一段及論語解先難後獲所云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皆合兩人語也在朱子之義止取明義理而不復較其語之出於兩賢此自是著書之變體若以文字之體言之似不

若明白分出之之爲當也

胡氏曾氏 語類輔廣問語解胡氏爲誰曰胡明仲也

又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曾幾字黃氏是祖舜或問事

章言葉山黃資政說得之按宋史黃祖舜福鬼氏是兒

清人不言其字語類一處祖舜乃字繼道以道年靖康中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後得待制見珊瑚

鈞詩話語類載其附梁師成意李氏是李光祖語類稱

其落致仕乃宜和未非靖康也李氏是李光祖李闕祖

之祖光祖剛定鼎按閔祖者李方子之兄宋史方又按

子傳不載其父兄名爵光祖當是字其名不可考今集注中引胡文定說亦稱胡氏不別其父子猶程子

不別其兄弟洪氏係景廬否記考亦恐是洪興祖

劉聘君 加我數年集注稱劉聘君者蓋草堂先生劉

勉之也

孟子

集義義以方外也必有事焉敬以直內也必有事焉之事非行事之事言其心戒愼恐懼常有事於誠敬未嘗少懈也敬義夾持而成浩然之氣卽文言傳之不疑於所行也程子及程門諸賢說必有事焉皆從心體上說朱子他處亦多取之至孟子集注乃云必以集義爲事似是誤也若此處仍說集義則於聖賢功夫有闕漏而文辭亦繁複矣蓋惟恐專以有事就心上說是禪學也實則孟子以兩處合來元無偏著空虛之弊朱子用意

太過反失孟子之旨

周井有公田、周衷理四書典故辨證謂周止是一井九家本無公田此襲萬充宗之說實謬說也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上文明言土地則知此九夫之地非九家人也若公田明載於詩在私田之外公羊傳云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此皆經之明文非出後箋注豈可易哉如必謂九夫爲井卽斲爲九家則試讀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亦將謂以一夫居之乎古人田之畝畝本是田形之名非是田數之名又周一夫之田爲

百畝因轉以畝爲數名故云五畝之宅則畝非畝矣夫亦本是民庶之名非數名而轉爲數名故云市朝一夫則夫非民庶之夫矣此二事正一理也

委吏非周禮之委人其官蓋如周禮之廩人所屬之下士十六人倉人所屬之下士八人者耳故所職但云會計料量也乘田亦非周禮之牛人羊人所主蓋祭法用牲牷之法不親司櫛乘田乃牧尋常牛羊者正當周禮之牧人耳疑乘字當讀如甸言養牲於甸野者若充人則養牲於國中矣充人牧人皆司櫛而充人又差重於牧人也

委積 委積者少曰委多曰積聚物之名不必定主何物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鄭君云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其之所謂餘法用此是言穀委積也鄭又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其之此是言財貨委積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委積也然推字之本義從禾當以穀爲主孔子嘗爲委吏趙注主委積倉廩朱子只用委積字以委積包倉廩而言委又可包積也其職主受聚穀故史記世家曰料量平其官曰委吏專以委命穀猶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亦專以委命穀也此與周

禮遣人兼掌財與穀之委積委人掌薪芻委積者語稍異要之委積字以言穀爲主而古人多是通用柳子厚鈔母潭記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此用委積字非誤望溪宗伯議之乃是誤也

堯舜性者章動容周旋中禮惟此句是說性之者之事下哭死而哀至末皆是言反之者事蓋如此乃是致曲使曲能有誠也

自文王至孔子五百有餘歲 依漢志三統歷計之文王崩至孔子生五百八十八年及上推自湯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又上推堯在位七十載舜在位

五十載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三歲然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王皆五百餘歲與孟子合

集註 孟子集註林氏者三山林少穎豐氏者豐稷呂侍講者呂希哲稱其官以別于呂與叔也閻百詩謂王子章所引陳氏爲陳耆老

爾雅

西北隅謂之屋漏 孫炎以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此解無可疑曾子問所云當室之白也劉熙釋名以古人親死撤屋西北隅薪以爨竈若值雨則漏此乃謬說親雖死屍猶在室安忍撤之使漏以士禮言之室西卽

無房猶有序撤屋之西北豈卽室之西北乎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扂 此當謂門堂之門
樞蓋古人門堂制亦是五架屋故前堂可以行禮內外
左右有塾四其門宜正居堂中棟之下而別施下梁以
受門樞所謂楣謂之梁也若樞達北方則在北櫨之下
北櫨已卑不須加楣其地則南有餘而北寡也意有外
塾無內塾與以此爲室之戶樞者非是

宋廡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椀 郭注梁爲屋大梁此語
殊不分明近焦循斷以爲此南北施者今俗所云駝梁
其解不可復易蓋其形上穹微有屈勢似度水之梁故

名梁而稅可加其上若今俗所呼東西施之梁乃爾雅所云棟謂之梲其上安得復置楹哉古人藻稅藻是水草蓋取辟火之義

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閼不受檐謂之交 桷本方長木之名而屋椽方不圓者亦名桷易鴻漸於木或得其桷凡方木則鴻可立足矣左傳子尾抽桷擊扉此非椽也適有長方木可抽取耳慶舍援廟桷動於鼃乃是爾雅桷謂之榱左氏故加一廟字義故顯桷直而遂言其直至屋宇勢垂也不受檐者不直至宇更加短榱宇勢微揚以利吐雷謂之交者言兩椽相交矣中棟崇甚

者於交宜不甚者於閤宜

檝謂之棧在牆者謂之樨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檝長者謂之閤大者二句皆承在牆者言也閤所以閤物天子之閤左達五右達五卽此閤也檝者以木棧於牆承閤以固之必有兩故曰檝也邵二雲解爲門閤誤矣後所以止扉謂之閤乃是門閤

屨謂之臬郭注門閤按鄭注禮記閤闔也蓋闔是限

義橫於下以爲限者闔也豎於中以爲限者臬也故並可以受闔之名吾舊爲此說近見張阮林士冠禮闔西闔外說辨引甚繁似不若吾兩皆可名

闔之說可以解其紛矣

東棖

左屏

楫閣

右屏 中門

西棖

禮君行爲賓必中右屏門中矣卿爲

上介則拂闔士介則拂棖若大夫無

闔行正中門擬君之理或在君左而不

拂闔或在君右而不拂棖似皆可是

曰中棖與闔之閒

闔之謂屏所以止屏謂之闔 按此闔字郭本誤爲閤

字陸德明以作閤爲別本證之說文闔所以止屏則別

本之當從固無疑矣近邵二雲併郭本改之且於所引

左傳高其閤闔亦改爲閤闔是於爾雅則是而於郭注

則非矣竊意古人門大者中有臬而無門牡別以大木

爲拒以止風撼扉啟則拒使勿闔闔亦拒使勿啟是爲
閤也

小學

凡一家之學數十年或百年相承前必有所受後必有
所增其增而得者雖多而固不能無失吾謂許氏說文
誠爲字學之精然謂其無失則固不然也夫古文以木
黃鼎耳而舉之曰鼎其字从口讀古瑩切考工記作局
易作鉉吾謂考工之局假借也鉉非借乃正體蓋其字
非從元黃之元乃象形下厶者鼎腹上厶象耳以一橫
貫之故其讀亦當古瑩切讀元典切者非也若鼎則諧

聲字至若賓祭之禮鼎彝簠簋之上以絺綌覆以蔽塵
其字依古但作耳耳入隸書時苟作口則與八亂故假
借密字康成士喪禮注鼎彝之字古文皆作密是也其
後經師又作𠩺𠩺字以代密取其易別也蓋其變已在
許叔重之前而𠩺與𠩺遂至相亂說文鼎部𠩺字云从
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𠩺七个其解皆是說𠩺字而其
字形乃作𠩺又爾雅𠩺沒勉也此其字亦當從𠩺𠩺舉
重之意故以爲勉義又古螢之音與𠩺相近故𠩺沒通
爲𠩺勉也而𠩺既亂於𠩺故𠩺亦變爲𠩺而許氏𧈧部
逆與𧈧爲一字而𠩺之一字亦不見於說文矣

按劉向傳內已

作盜沒則其
變固已久矣

說文無由字余疑由字古作田象其下根株盤結上萌
榮初出形非从田無部可附說文又無笑字徐氏乃附
入之所引唐人說甚陋吾謂此字本不从竹漢書薛宣
傳作关差是古蓋作关象人開口形非从夭亦非从夭
亦無部可附故遺其字若載此二字當專立部由字巾
當引長
若略出則鬼
頭之由字 又無安字吾疑此从安省以手撫安之不
可入女部可入爪部又無希字此字从巾與布之从巾
義同而从爻者象其疏之形織葛之名也猶織麻之名
布也禹貢鹽絺當止作希亦非論粗細之別若謂足細

葛則當入厥匪不第曰貢矣後假借希字爲希少義而
則津絺字爲細葛絺爲粗葛而希爲織葛之本字反忘
之竊謂說文以布入巾部則希亦當入巾部許氏蓋失
希字本義故不能歸部而遺之竊意古爻爻是兩體一
斷一連許氏止有爻而失爻義

說文無免字竊意此亦象形字爲喪服之免作也免象
上覆首見髮而下則人也免非常服冠則去免免則去
冠故假借爲免脫之義此字無部可歸當專立部故許
氏遺之也又說文以衰爲衰笠之衰竊爲纓服此亦非
是按古文衰作𦐇是上从哀省會意而下象垂衰之形

則本爲喪服作字明矣假借爲衰笠雨衣又假借爲盛衰後人因加糸爲縗以致別耳加糸爲縗猶隸書之加草爲蕘笠字豈得反以爲本字乎

說文謂古所貴鳥乃專造字若凡鳥第从鳥佳偏旁而已焉亦專造字爲江淮閒鳥黃色按江淮閒今安有一黃色鳥而當貴之者乎臨謂焉卽雁也雁知時爲大夫所執摯故可貴矣後以焉爲語辭乃更作雁字猶於爲語辭乃更作烏字朋爲友朋乃更作鳳字也劉焉字君朗似亦取知時之義乎小學之義殆有許氏所未詳而漢人尙有別傳者乎

說文曳章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言古文戈象束章形小篆从其象形小變之耳此意自明又民眾萌也从書文之象蓋古文民作𡗗亦从𡗗字而加筆以著數多之義小篆又從而變耳然小篆於古𡗗字之形太遠矣許氏亦姑爲說耳又烏古文烏象形𡗗象古文此亦从古象形而變說文無免字有𡗗字生子也二王帖借勉字爲𡗗

黃庭憂柔則正合古字意若𡗗乃愁意也又說文𡗗从門才蓋象門牡形非从才也俗書自誤𡗗軍作𡗗差得之

說文引書教育子又月部胃是兜整肉部胃脣也胃
各一字

說文引書今尙書無者虞書雉娶周書我有載於西商
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負求得之傅巖商書以相陵懷
周書來就基基

說文所載譚長說牖沙蝨 徐巡說栗 揚雄說緹量

疊 賈侍中說厄毒稽罔豫 甯巖說狎 尹彤說少

苴 下注周書所說
周書蓋人姓名 杜林說藍娶焚米叟怯 司馬

相如說鞫 王育說女无禿 劉歆說蜎 董仲舒說

蜎 淮南王說蜎蜎 宮溥說東 衛宏說粉 遂安

說句

分部之法蓋古有之似不始於許氏辛部凡辛之屬皆从辛張林說少部凡少之屬皆从少尹彤說女部王育說凡女之屬皆从女市部凡市之屬皆从市周盛說似此四部林彤育盛所立也

古分用後通用字亦有小篆家分用而古人實亦通用

應寬大

廣大星

鰓新魚

鮮魚名

遼高平

原水原借爲遼用又作源字

擡舉手下揖讓

厚敦

厚山陵厚

壘掃除

糞穢

殲

殲音如

歟歟

殲迫

殲有力

倒貞射

悔尤悔

茜昔酒

綸

說文綸也經多訓直左傳信爲齊

悲惠也

愛行兒

爵爵弟

昆

同也

惠愁也

憂和之行情爲憂

酒

酒淥

洗

濯足

蘇典反

重謹

專六寸簿

窺國名

窺

困

寧安

團詞也

甸燒土

陶

再成邱

零雨下

落草木落

蕙十萬

意志也

億安

漏屋漏

漏刻漏

頤待

須髮

姪私逸

淫水溢

埃待

俟大也

矧鳥食餘

殘傷

罍厄

圉獸圉

煥惡

臭氣

匪盛帛器能車笮

卒大夫死卒伍士

遇至

弔弔喪

殒亡

浸入水

甌意

疏通

兩再

兩二十四銖

下符下

節竹之節

竅塞通而竄逃

獸飽

厭竿借爲飽又作壓字

癘病

廢屋頓

破瘳病

跛行不正

懞二心

攜提

逆順逆

逆迎也

衰衣

展轉

廷視也今皆用展字

充

簪是俗字

迢遷

移禾相倚

暨日頗見泉泉阜陶

龔給

共同

丰草蔡也芥菜

晨早

晨星名

莽眾艸

莽犬逐兔艸中

遺損

皆解作習

貫錢貝貫慣則各字

寢地室

獨重也

復反

筭厚

竺厚

篤馬行遲頓

鉞次第

雙列

序東西牆

欽幸

覲幸

冀州

達先道

衛將衛

帥佩巾

卒捕鳥畢

繇隨

遡運行

粵粵繁

數妙

數見

微隱行

鞞窮

籥理異

鞠養

鞠革毬籥酒鞠鞠字皆母說文所無

穽室

塞誠

塞隔

鴿使

鴿使

葬周頌借此、說文無存字

何

作誰何荷

荷花借作何負

辨

辨訟

辨治

辨切

辨判也

詛

詛直

又切

今隸

借祝

爪

覆手

叉

手指甲

今分古通

橋

篆通爲棹

箸

篆通爲

久

考工記

久諸

牀士喪

歷

篆卽

象

字漢書

梅福

傳用爲

馬歷

美

古文

誘

禡

璧

史記

滑稽傳

又爲

金

歷

美

古文

誘

禡

璧

鳥獸

盡魚爲

蟹

經史

通用

妖孽

君子於學無所不收苟有善焉吾則取之不沒其所自

得呂富掩人善以爲已有載夫音韻之學中國古固有之然由西域傳字母之法而啟中國學者之解悟則其實不可誣隋書藝文志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蓋字母之名漢時無與有未可知而字母之法具矣至東晉譯華嚴經則有字母之名按今世華嚴經雖唐譯而王簡栖頭陀寺碑已用華嚴經則僧云有晉譯者不誣第東漢時婆羅門書其字母十四而已而華嚴所云善財受於善知眾藝者其字母自阿至陀凡四十二至僧守溫乃定爲三十六字母蓋盡用中國之字音爲母無

西域二合三合無字有音之母此尤便於中國之書故
至今學者皆遵用之字母非始守溫三十六之字母始
於守溫耳戴東原乃謂字母始於唐季且謂儒者但當
言切音本於孫炎不當言字母吾謂孫炎所以悟切音
之法正原本婆羅門之字母孫炎固可貴而字母之法
不可忘守溫之功不可沒必欲掩彼所長意尊儒而其
於儒者之量小矣

惜抱軒筆記四

史部一

國語

舊獻典史獻書師箴些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
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此文再言瞽史韋
注以前瞽爲樂師後爲太師前史爲外史後史爲及史
吾謂此皆兼言太師七史以下官也而自朦誦以上言
常時也自百工諫以下言臨事王有過而諫爾之

周語瞽獻典韋注典樂典也宋莒公校本如此史記周
世家內正文注文同今蘇州刻明道二年本宋文海所

影鈔者作舊獻曲錢辛搨以曲爲是彌按曲字見於莊
子或徧曲及宋玉對襄王其曲彌高及高唐賦赴曲隨
流等語皆指樂之音調節奏而言似不足當舊所當獻
於王之義惟樂典則禮有上下之分辭有勸戒之義於
獻王爲當此字仍當從宋公本作典

晉文公請隧賈侍中以爲葬禮是也韋注誤

穀洛關韋注謂穀在王城東入瀍至靈王時盛出王城
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毀王城西南王欲壅之使北出隰
按韋說誤矣若誠如此則靈王引穀入故道夫何失哉
蓋穀卽澗水本在王城之西而瀍自在王城東二水夾

王城各南流入洛故書曰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也靈
王之時穀纍盛與洛門然入洛之處非改也靈王欲除
其患壅其城西之南流使東流出乎城北入瀍雖免毀
宮之裁而大逆山州之性以王都形勢度之水汨其後
斯爲失所是以一傳而衰矣韋聘以靈王壅改之流爲
穀之故道豈非失乎穀水似復出城西入洛東漢王梁
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注洛陽城下
東爲壘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似梁所穿略
阿靈王之故迹遙山川之常性故不流也

晉語胥臣言文王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然則蔡是周
成內邑名文王所諏之蔡不知爲誰後以其地予子蔡
叔度及蔡仲之封因舊名以被新邑猶鄭之居新鄭也

以此足證僞古文書邦之蔡三字於文爲不順若左傳
命之以蔡則其文無病邦之者必其地先有蔡名也命
之者命復蔡侯耳

史記

太史公藏象往入舜宮鼓琴事與孟子微異恐是真舜
典語而孟子與史公所聞於孔安國各解之不同以理
論之似史記是蓋舜先爲匿空藏身其中瞽瞍象實土
所不能及待瞽象去而舜出入宮當在象後矣

太史公係後人尊稱之辭漢官儀乃云其官本名太史
公此謬說也漢書臣瓚注引茂陵書司馬談以太史丞

爲令又孔北海告高密縣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鸞者
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
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据此則凡史記內以太
史公稱談者卽子長所加以稱子長者皆後人所益又
何疑焉若文選載報任安書首云太史公牛馬走公字
乃令字之誤耳稱太史公猶後人之云銜稱牛馬走猶
後人稱僕稱弟之類

夏本紀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殫疑
四時四方之時也蓋指南之法禹時已有其時道路不
通非以候時日定方嚮不能行也

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有夏氏有扈氏按
啓滅有扈而封以同姓如所云滅唐而封太叔者

湯誥以禹皐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所立所以爲
諸侯法以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不予所以爲
諸侯戒是蚩尤亦諸侯也三朝記云庶人之貪者此豈
真孔子言哉

余謂盤庚遷河北殷墟與太史公異說而史記殷本紀
未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今修行盤庚之政殷賢
君多矣獨行盤庚之政者正以其始遷居殷故也正義
引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

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按竹書年數字有誤而更不徙
都之說不謬堯舜紂皆名也後世以堯舜爲美稱以紂
爲惡稱耳史記天下謂之紂此語似誤

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

衛字蓋衍文後
晉唐叔得嘉穀

晉字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率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

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

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

此日字是
尹佚讀讀

矣唐更太命革殷安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此處敘

事與霍光傳讀奏於皇太后前中夾以太后語相類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此幽不知所在商邑

則河南之毫偃師也此卽下文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之事

麋鹿在牧蜚鵲滿野今逸周書作夷羊在牧然猶意以
史記爲是此卽孟子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

其登名氏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言殷有
賢三百六十既不顯用亦不賓禮滅字屬下讀蔑棄之
意言棄之以至今裴駰讀屬上句誤也

秦本紀裴駰注引漢書曰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
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千石其爵名亦爲公士云云今漢
書百官表中脫欲爲官者句又按韓非子斬一首者爵
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

官者爲百石之官然則裴注千字十之誤也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按太史公此語必有所本其說最的當侯百里兼五侯者方二百五十里耳小於魯衛也此語非本左傳班固時已不得太史公書所原出誤以謂卽本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說遂改云太史公於齊亦兼五侯九伯之地不知征之者言所統有此侯伯十四國得以方伯之命征其軍賦耳非兼有其地也由班氏之誤而後之說左氏者亦誤

史記平準書言漢伐匈奴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

十餘萬斤此言應賜者有是數而大農實無以予之故

詔曰爵雖無所食乃置武功爵以賞戰士戰士得此爵

得賣與民其直錢十七萬則當一級

劉貢父以萬字爲衍非是

爵十七級漢時黃金一斤當錢萬第一級值十七金二

級以上遞加所直合軍中應得以功受爵之人計其直

多於應受賜金之數矣故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

金一斤也

足以抵戰士之賞矣然功少爵卑者可賣若

功大爵尊亦不得矣蓋爵尊其人必少而國家亦可以

官之不至詘蹠故云爵得至樂卿樂卿第八級此言買

者不得至九級也買爵者補官先除又或以贖禁總免

罪故人尙樂買以惠帝紀較之賜爵一級貴於萬錢而
已而此爵級十七萬則大貴於彼蓋武功爵優於常爵
又以此抵戰士之賞高舉之其實者亦何必真得一級
十七萬錢哉及至後以民買復者多徵發十餘於是除
千夫五大夫爲吏而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不欲者出
馬則是受買爵之害者又多矣此皆欺詐其民之術爲
國若此良可悲哉故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出擊胡得首
虜者當賞賜五十萬金而財賄戰士頗不得祿蓋雖有
武功爵而民不欲買之矣

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十而一算云云按此

虛爲史漢解者皆不甚明曉說文錯業也賈人占鉛錫
是本字史漢言緡乃借字耳是時商賈以幣之變多積
負逐利所藏者非錢幣乃貨也故令以其物自占自占
者有物若干值錢若干自言於官也直二千則一算然
則緡者猶今商賈之言貨本以錢準之耳而手力所作
者無本錢則以其所作直四千乃一算其匿不自占占
不悉者沒入緡錢其實物而非錢故後言得民財物以
意計奴僕以千萬數及田宅此皆非錢特以錢計耳而
率裴及顏監率以錢貫解緡若人家有藏錫者皆出算
則漢固未嘗有是事矣惟續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

罪桑農所生出謂之緡此解同許慎之說爲得之矣若
吳孫皓以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
所在斬之此是以太守兼爲商賈事而怙勢不出算錢
故斬亦非如李裴等之說至元世祖時盧世榮所爲立
市易司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正漢時算緡法也

柯維騏論平準書後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
何足怪焉四百餘字謂是平準書之發端非其後贊其
說極爲的當無可疑者惟云其文止於烹宏羊天乃雨
爲敘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則非是太史公此書以
平準爲題敘至此年置平準則事完矣載卜式之言以

論平準之失義亦盡矣無可復益以爲長語矣此書止於元封元年封禪書止於天漢三年較平準過十年以報任安書少卿抱不測之罪語推之是征和二年太史公尙在見任安之及禍又過封禪書十年矣豈因其死而有未竟哉太史公本文謂至是可以止耳若太初二年藉吏民補車騎馬太始二年鑄麟趾裏號之類此在漢書食貨志似當續入乃爲前後相備而班氏於元封元年之下遂入昭帝事則爲疏漏甚耳

周公居東卽伐殷事故史記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此居東之證

衛世家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
爲侯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
稱侯故疑衛本伯爵不知周初字諡之法其稱伯者以
字爲諡非爵也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
時哉又云釐侯卒太子其伯餘立爲君其伯弟和以其
賂賂士襲攻其伯其伯自殺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按柏
舟詩髡彼兩髦髡者子事父母之禮也明其伯死於釐
侯之前安得有立爲君之事武公衛之賢君而太史公
采雜家之說誣以篡弑可謂考之至疎矣

趙良說商君言百里奚相秦五年而東伐鄭此鄭是漢

中之南鄭抑或卽京兆尹之鄭所謂宣王弟鄭桓公邑也秦昭公十年已縣北鄭矣意其側猶有戎居猶藍田之居驪戎也秦穆公并國三十茲必其一秦得此則通於關東其勢益大故獨舉爲百里之功若謂伐桓公子孫之新鄭其事在晉秦圍前或有或無固不可考然卽有之只是尋常伐國亦何足夸述耶

史記魏文侯十七年伐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表作洛陽誤此雒乃入渭之雒分枝津入西河者非河南之雒

余作郡縣考論郡本不統縣三晉旣立之後郡乃統縣

矣然楚懷王時秦取漢中地漢中在秦之制一郡耳而
屈原傳以謂亡其六郡蓋楚是時猶依春秋時舊制郡
小不過一縣地耳故漢中使爲六郡此足見七國制各
不同處三晉郡自統縣楚自不也

蔡澤傳曷鼻巨肩魍魎魍魎說文魍爲神魎杜回切領
出額也直追切此借魍爲領字當讀直追切又額鼻莖
也烏割切或作鰓

傳曷者楚人駢臂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按江東是
楚郡名甘茂傳范蠡言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迨至秦
猶爲郡名烏江亭長云江東雖小地方于里意項羽時

猶爲郡名至漢高乃名之曰鄣郡乎

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正義云歲後二辰爲太陰漢書注
張晏言太陰在歲後三辰蓋晏說猶張守節說也連本
辰計之耳以其說推之漢書歷志武帝元封七年十一
月甲子朔冬至日月在建星建星斗也是時日月如合
璧五星如連珠然則歲星固在斗牽牛分矣其辰丑也
丑合子歲星所合爲太歲所居故志曰太歲在子子後
二辰寅也太陰當在寅故是歲曰闕逢攝提格此以歲
太陰名之也太陰之所以名太陰似本以歲星所去之
辰名之太陰居於不用之地其前兩辰以居太歲乃爲

太陰之用其必前兩辰者殆亦避歲星也於是歲星若
旋太陰太歲左旋歲星與太陰每遇丑寅申未則互易
歲星與太歲每遇子丑午未則互易故翼奉傳云今年
太陰見於甲戌考其年太歲在甲戌太陰當在子言太
陰所建非太陰自居也太陰不用其用在太歲故曰建
也孫淵如解太歲即可稱太陰似非是

孟子章句引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云云或謂貨
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
主爲魏文侯時人不得下與孟子相及疑此別一白圭
竊謂貨殖傳當魏文侯時五字專屬李克說言舊有此

務盡地力之道而已而其後自圭乃別用一術非謂圭亦文侯時人也故載圭言吾治生產若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文侯時人亦安取稱述後進如吳起商鞅者乎故知集注之非誤也

漢書

惠帝紀始卽位詔中郎郎中滿六歲賜爵三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此爵是合十九等之爵遞加而上故一爵貴於萬錢也又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此爵級不遞加止是第一爵公士之爵買三十爵用錢六萬一爵二千而已此本是以

賄賂罪假買爵爲名取古人議貴之意耳若非以救罪雖三十爵猶一爵耳人豈貴之哉又惠帝所云免死罪者當是可疑之死罪賂如市刑所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之義故其所取亦不多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贖錢五千萬減死一等則正當死者矣而其取以爲利故甚重也太史公家貧不足自贖蓋其時子長於吏議亦是死罪不能自贖則就募爲宮刑是其家無五十萬錢也漢文帝除肉刑所去黥劓刑三者而已其腐刑乃尙用者蓋有故也漢時風俗尙厚民之自閹以求進者蓋未有也除腐刑則天子宫中無宦者可用矣且民之正犯

當宮者亦希故復當募死罪爲宮刑以待宮廷之用若
張賀爲衛太子賓客當誅張安世爲上書得下蠶室司
馬子長吏議爲誣上則漢律所謂不道罪當死者其下
蠶室必是自請亦如張賀故報在安書言幽蠶土之中
而不辭反覆自明其所以不忍死之故也自閹其子以
求進似東漢之世始有之於是宮中腐者乃至千人以
其無罪而爲刑餘則可悲以其黨盛亦可畏矣此西漢
所以士人多內侍禁中而東漢則不然也至其宮刑亦
相沿未絕至隋乃斷鼠鑑對策言兩刑不用又言除去陰刑張晏注陰刑爲宮刑非是陰
刑乃巧詆以殺人之刑
文帝時言則不除去也

景帝詔云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朕甚怒之今訾算四得官按此所云官者皆謂郎也漢初之制以郎須有太馬之飾乃得待上故以訾算張釋之云久宦減冲之產衛將軍青令舍人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是也漢之仕進大抵郎侍及仕州郡及卿府辟召三塗而已郎乃宦於皇帝者也無訾不得宦於皇帝自可仕郡縣及卿府也至武帝建學校舉孝廉後則郎不必訾算而後登是郎之選盛而入羊入粟得補郎更甚於昔之訾算是郎選亦衰此皆景帝以前所未有也應劭謂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訾十算乃得爲吏不悟此制不通行於凡吏也

元帝紀贊云善史書應劭以爲史籍所作大篆非也史
記胥史史書卽隸書耳貢禹傳言擇便巧史書習於計
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此正謂俗書豈古篆哉

平帝紀在所爲駕一封昭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
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
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賜會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封
也乘置馳傳五封兩端各二中央一也昭傳兩馬再封
之一馬一封也按此如淳引律以高紀注所引律合之
此所云五封者卽彼所引四馬高足爲置傳也如劉屈
釐傳長史乘疾置是也所云四封者中足爲馳傳也所

云三封者下足爲乘傳也以緩急別用馬之上下此三等乃出使者及吏二千石所乘故當用御史大夫印封也若軺傳則乘者事輕所在爲駕固不必是御史大夫印矣如梅福從縣道求假軺傳司隸從事爲申屠蟠封傳是也然則後世有以使臣出當名乘傳而稱軺傳者乃是誤也至漢律所云當乘傳謂其爵位使命當乘也發駕置傳謂其爵位非應乘傳特發傳以往迎其人也如儒林傳言以安車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注申公所乘則所云發者與說文榮傳信也此卽如前所云尺五寸木西漢二百年官制前後不同孟堅不能盡紀其改變也

讀史者當以推考其時事而知其制之變惠帝紀載卽位初賜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此所云中郎者乃天子禁中親近之人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侍中中常侍之職其言郎中者言郎侍於中非以郎中爲官名也外郎者外庭郎也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三署中郎侍郎郎中之職後之所云中郎者乃在司馬門中其周廬之外爲外也漢初所云中者官禁之中而殿署在司馬門中皆爲外矣又漢初有中大夫旣又置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蓋併是侍從調議之官而有三等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祿

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按此文蓋誤景帝
詔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祠諸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光
祿大夫之置久矣豈待太初乎又光祿大夫比二千石
中大夫似不逮非同秩而改名也至大中大夫當在中
大夫上必非比千石疑光祿大夫舊是中二千石太初
降之爲比二千石而太中則比二千石如故耳其中夫
夫官蓋秩千石太初元年裁去之而紀者遂誤以謂改
中大夫爲光祿也諸傳所載中大夫大抵在太初以前人太初以後惟王國有中大夫劉
昭注後漢百官志引漢官云大中大夫秩比二千石車
服志引東觀書亦然此語蓋得其實故賈生自太中大

夫降長沙傳爲降謫太史公自序稱太中大夫盡遂日
上大夫而班孟堅兩都賦序稱公卿大臣內有太中太
夫董仲舒也仲舒本傳內脫失太字但云爲中大夫若
中大夫則非大臣矣劉向傳亦云仲舒爲太中大夫

食貨志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地方百里田六百萬畝治

田勤謹則晦益三斗

此依臣

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

之增減爲粟百八十萬石矣竊疑古人大抵計米以石
權也此志鼂錯云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是也計粟以斛
量此志趙過代田一歲之收常過緹田畝一斛以上是
邑惟李悝法以石計粟云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

五十石此卽鼂錯之百石也蓋粟百五十石得二百斛爲米百石矣

食貨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呂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楯之其文龜直三百劉仲馮欲移白撰於一日之下非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有此字故加曰字而白撰乃其名非白金上字如王莽鑄錢文曰小錢曰么錢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錢上有此字也

六國韓之都三平陽也陽翟也新鄭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按此新鄭字

乃平陽之誤韓至哀侯乃滅鄭而都新鄭而景侯乃哀
侯曾祖世家云景侯九年鄭圖我陽翟其時景侯安得
有新鄭哉當時韓北有平陽南有陽翟蓋包新鄭於腹
中迄哀侯滅鄭而定居故志於新鄭下云韓自平陽徙
都之蓋自景侯至哀侯雖居陽翟而平陽之爲都猶南
北並建焉故於新鄭尙可云自平陽徙也惟陽翟則必
不可云自新鄭徙耳六國魏之都四河北也安邑也鄴
也大梁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晉獻公
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曾孫絳徙安邑又安邑縣魏絳自
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又魏郡魏縣應劭注云魏武侯

別都水經鄆水又東出山過鄆縣西注云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鄆以衛諸夏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圪地故曰魏也鄆至秦漢爲魏郡魏縣以理推之應邵別都之說良是不爾何以有魏名哉水經注有文侯七年封圪事不知所出意圪卽擊文侯子擊是爲武侯魏世家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道文侯時此地已爲都圪擊居之故與子方遇於此也六國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瑩生瑩卽惠王文侯時子擊雖父在而列爲諸侯矣故其子曰太子也然則文侯武侯之世往來於安邑與鄆者也惠王時安邑逼於秦鄆逼於趙故徙居大梁

殆自郭徒耳而地理志於安邑下云至惠王徙大梁猶云韓自平陽而徙新鄭矣

地理志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何義門云平帝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平憲等持金帛誘羌豪獻地爲之非改金城舊名也孺按義門之說是班志誤也此郡臨羌縣下固云西海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古僊西一音此僊海卽王莽之西海而志謂之塞外蓋地志皆本元始二年劉歆等所紀後班氏大抵因之若以元始四年置郡事論之僊海非塞外矣西海郡自此近臨羌更爲一郡而此金城郡終

莽世未嘗改命曰西海故隗囂來歙傳於光武未定隴
右前皆云金城郡也明莽時存此郡名矣若莽之西海
郡在臨羌外者水經注明載云王莽諷羌獻西海地置
西海郡而築五縣又云湟水東南流逕龍吟城十三州
志曰城在臨羌縣西三百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爲西
海郡治此城據此則西海五縣其一龍吟餘四不可知
而別於金城可知酈道元旣載十三州志西海郡之本
地明文矣而猶沿班氏之誤曰金城郡莽之西海郡則
可謂惑矣大抵西海之郡不過羈縻暫置羌旋叛之豈
真可以設縣命稅比之內地故志所不得而載也武帝

元狩二年得匈奴昆邪王地置武威酒泉郡矣元鼎六年乃爲張掖敦煌徙民以實之而地志云武威太初四年開張掖酒泉大初元年開敦煌云後元年分酒泉置此必文誤當云後元年開耳其分置計四郡之初置亦尙羈縻其開設縣邑可命令長收召賦役同於內郡乃在得其地二十餘年之後王莽安能以此行之西海乎

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顏監引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韋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甯疑子高乃馮奉世之子姓故馮奉世傳敘其先世如太史公

目敘之體蓋子高之自敘而班氏卽因之以爲奉世傳
南史謝朓爲侍中齊受禪朓當日在直侍中當解璽乃
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又王延之傳內載宋孝
武選侍中四人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常
充兼假按侍中每日應有人在省正直無人正直攝者
爲兼假若旣常充是正直矣而又謂之兼假蓋重其官
選以予人之意謂假攝曰兼此蓋漢制舊已有此語
非傳縣宰缺者數年守兼是也故張晏注項羽傳假
守曰假兼也今人不達古時俗語觀晏此注反增惑矣
唐綰傳爲羣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缺也語殊不明雅

謂缺卽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傳太后言撻缺以揚我惡
是撻其缺失義此缺音缺而舊作漢書音有或讀邱瑞
反而解爲覲望之義故蔚宗李通傳論云以缺一切之
功此音義乃顏監所不取又按說文無缺字依顏義卽
缺字之異體依舊義則欠部缺字之異體

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賢人此閣是小門宏不以賢者
爲東屬以爲賓客故別開門以延之也若後漢汝南太
守韓崇召蔡順爲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
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
之爲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府及州郡皆得作

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別異而
書籍字形往舛互當各隨義正之

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
大內應邵曰大內都內也師古曰治粟屬官有都內令
丞按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爲大內誤會此書之語應顏
以官解之是也而卽以大內爲都內則尙非也蓋武帝
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治粟
內史自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史記景帝紀云中六
年以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官
屬大內是大農大內各爲一職之徵也淮南上書在武

帝建元三年其時大內之官固在也及後更定官制裁
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史之名亦去更設均輸平準都內
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
司農誠掌穀貨矣若爲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班氏
百官表蓋未稽其分合第知大司農原於治粟而遂先
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更不載大內之名則
已疏矣應顏因班表爲注故有未盡悉者若大內之官
蓋亦本於周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歷志言度者分寸
大尺其法用銅又用竹爲引職在內官師古注引宗正
屬之內官長丞竊疑此內官乃本大內屬之左右內官

後爲都內主財貨者若屬宗正之內官恐是主宮內者
非律歷志之內官也

輦者古人一稱而其制有三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
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
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輓行重車而大者也
巾車連車組輓連讀爲輦後居宮中從容所乘此則以
人輓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
魏獻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侍輦而行霍光
傳其妻顯作乘輿輦韋絜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此
皆略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與輦重之輦異制制雖異而

皆有輪皆以人輓行者也至後世帝王游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輦爲不便乃前後皆以人輦之如今之輦無輪唐人謂之擔子亦曰輦王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舉以行此西都賦乘茵步輦是也言步所以別於有輪之車

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何義門云言緯者始見此故張衡言緯始哀平邠謂尋此言本非指讖緯注家誤說耳尋上下文皆言天文當爲人主所取法此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次相向爲六故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士耳與經書讖緯何涉哉

從事中郎幕府之官自漢至太朝皆有之始見毋將隆
傳按中郎本天子之衛臣以衛臣而從事公卿之幕府
故曰從事中郎唐時藩鎮幕僚有郎官御史之稱其端
蓋已啓於漢也

秀平王皇后傳便時上林苑壽門按漢上林有兩處一
在城內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時所起所包廣遠
在南山之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卽有之蕭何所請令
民入田者也蓋景武以後不以爲豫遊之所而屬大農
以鑄錢藏幣平準書楊可皆籍錢上林財物重是也平
后自王莽第入宮皆在城內無行至南山下上林之理

蓋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便時耳便時顏注不明章懷注楊震傳引此解云待吉時而後入其解似明而實非蓋平皇后之便時未嘗非欲待吉時而此但言改便停住許時耳此時非指吉時如以此便時爲吉時以解楊震傳尙亦可通而以解魯不傳趙王商避疾欲便時移住學宮不可通矣

漢書敘傳言綺襦袴昌邑王傳言衣短衣大袴袴之制世或未明今爲考之蓋裳袴褱褱三者各異物也周人上衣下裳者禮服也袴者幼童不裳者之衣內則曰衣不帛襦袴其制似裳而小裳前後交掩在旁而袴左右

交掩在中也本非成人士君子之服而無貴賤衣之其在戰國之季騎與車謝時乎其形固便於騎也左傳徵褻與襦褻袴也魯昭公時未必士遽衣袴戰國造飾爲是譌耳吾固疑左傳多後附之書也漢始承秦其禮服皆約元無衣裳之別故當時朝廟服惟用單衣至東漢明帝乃復古衣裳上元下纁之制然止用於三雍及大祭祀其日朝亦循西漢之單衣單衣乃周人之深衣其制連上衣下裳而合之腰中有橫縫無裏斯以別於襦襦袍製以爲禮服而已漢人分上下衣而二之者上襦下袴袴非禮服不可見君第可以接賓昌邑王以接張

襖之類是也急就篇云襜褕衿襖褶衿襜褕襜褕爲褶在外曰袴近體乃襜褕非襜也若東漢後所云襜者本正是袴但襜寬廣漢書所謂大袴大裯也所專稱袴者則制狹耳故南史何尚之傳云裂襜爲袴袴褶乃軍中服也或云宋居執事役者亦衣之魏志言管甯布襦袴布襦隨時單複要之襜褕是一類而分廣狹皆是便服不可爲禮服故管甯親薦饋饌則必改衣白布單衣也大抵單衣雖減於古之衣裳要必寬博而交掩在左右不便乘騎至隋開皇時又以羣臣從巡游騎馬袴褶見君如單衣爲不便乃變單衣而爲袍自是祭祀君臣賓客

相見皆袍古人腰中橫縱猶分上下之深衣遂不得見
而男子亦無衣袴者矣單衣元可以加袴之上以見君
故宋武時諸王入內脫單衣只
用帛帽如家人禮也梁元帝子方矩入朝公服中符碧
絲帶布袴符者猶今言袴也單衣內襖袴可也而碧絲
帶則非正人所當著故摠
衣見之而元帝以爲惡也